

## 合肥 □ 周本立

一条沁绿的飘带 很长很长  
从淙淙的小溪到呼啸的巨蟒  
把高高低低楼宇的倒影尽收河底  
当然 还有绿树掩映的村庄

我脚下的南淝河穿城而过  
带着城市的喧嚣和荷风的清香  
它是在追逐东淝河兄弟吗  
然后幸福地合流、健康地长胖

在与南淝河垂直的方向上  
有一座环型的大科学殿堂  
一群智慧的大脑 绞尽脑汁  
在做托克马克的文章

几百万双眼睛几千万双眼睛  
甚至几十亿双眼睛 紧紧盯着它  
它每升一度、每延长一秒  
都教我们情绪激昂心花怒放

大家等待着、以跳动的心情等待着  
等待一个历史性的时光  
一颗真正的“人造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  
光焰可以把几十个黑夜照亮

人类可以不要挖煤、不要采油  
不要担心空气中雾霾的飘荡  
空气即使被污染了，也有足够的时间  
净化、绿化，如同净水冲洗过一样

不用担心，哪一天太阳熄灭了  
我们可以从后羿射日中  
重新唤醒一颗又大又红的太阳  
冰川不会再现 百花依旧怒放

此刻 也许量子号卫星从空中划过  
传来喜讯令人大喜过望  
一种绝对保密的量子通信从此诞生  
一个划时代的成果刷新人类想像

大千世界，万种语言，如何交往  
科大讯飞已捷足先登、成果辉煌  
请看，声谷装满巍峨的大厦  
无数种语音架起自由互动的桥梁

这就是合肥 合肥已成为强磁场  
在强磁场的周围 智能家电智能制造  
正在取代“复制古董”和老旧机床  
一座智慧城市放射着熠熠的华光  
这就是合肥 合肥已成为求新求变的实验场

中国大科学中心的新机制炙热发烫  
一大群博士硕士留学生纷纷试水  
美丽的青春放射出璀璨的霞光  
这就是合肥 在合肥的幸福乐园中五福俱降  
幼有所教 从幼儿园到大学生一路向上  
老有所乐 智能养老护体走心、神清气爽  
充分就业 人人的才智焕发出绚烂夺目的光芒

合肥，淝水两岸走一步是一步风光  
四月海棠 六月芙蓉 八月桂花飘香  
待到冬季 瑞雪连接着旷野与天际  
聪敏而勤奋的人们又在谱写新的乐章

## 一条棉裤

□ 温跃渊

据说人走向老年的标志之一，是爱回忆往事。我也是。特别是在大雪纷飞的时候，童年和青少年的一些往事会立刻浮现在脑海中。

故乡曾是水陆交通便捷的集镇。当年，李鸿章家族作为粮仓的几百间闲置的大瓦房成了志愿军伤病员的休养所，因此，常有电影队来放电影慰问他们。印象最深的片子是《白毛女》，喜儿在大雪纷飞的山洞里奔跑的身影让我难忘。

久病的父亲于1950年春去世，家里便像塌了天，母亲和大哥都去城里做工了，我带着幼小的弟弟在家里。1954年，是百年不遇的大水和大雪。年关将至的时候，我家欠丁善贵大爷的债务要还，丁大爷便要我和他一起到城里找大哥。通往省城的路被大雪盖住了，我们只有从撮镇顺着铁路到合肥。丁大爷穿着草鞋，而我则连草鞋也没有，只好赤着脚在雪地里行走。不怕火车吗？不怕。那时火车极少，一天也只有几列，老远就能听到火车铿锵的车轮和尖利的鸣笛声。这时，看过的电影《白毛女》便给了我许多鼓舞。人家喜儿还是个女的，她在山洞的雪地里，有棉裤穿吗？没有。她有鞋吗？也没有。因为赤脚，怕被铁路上的小石子硌着，走得很慢，第一天只走到一个叫钟油坊的地方，丁

大爷有个朋友在这里，于是我们便在这里借宿，第二天又走，到傍晚时才到了合肥。

我小学没念完，就到合肥当了学徒。儿时就做作家梦，现在念不成书了，怎么做呢？作家们的经验是“多写多学”。多写，我就坚持写日记；多学，就是看书、买书。学徒工期间的一点收入，都叫我买书了，因此，也就一直没有添置一条棉裤。后来，我所在的机床厂当时要到寿县的一个农场去，我也被批准去了。与朝夕相处整整6年的师傅和师兄弟们就要分手了，彼此当然会依依不舍。但当时最大的问题还不是这个，主要是，我还没有一条棉裤：在厂里，没有棉裤，毕竟是在车间里，能挡风雨。这时最着急的，是我的师傅周贵鸿。他是生产组长，又是工会小组长。他向工段汇报，又向车间工会主席汇报。最后的决定是，由工会小组向车间工会提出申请，车间工会在报告上批示“情况属实”，然后再报到厂工会，由厂工会批准5块钱“救济温跃渊棉裤专项资金”。最终，给我做成了一条棉裤！那条棉裤在我三年农场生涯的旷野中，给我抵御了多少风寒啊！

## 父爱如山

□ 张琴

最近在抖音上看到一则很火的视频。在一个婚礼现场，一位父亲牵着女儿的手走进婚礼的殿堂，当他把心爱的女儿交给未来的女婿时，他说：“第一个亲她的人是我，第一个抱她的人是我。如果有一天，你不爱她了，请不要打她，也不要骂她，请把她还给我。”女儿泪流满面。天下父爱都一样伟大，只是表达方式不同而已。父亲的爱，就像大山一样，深邃、深沉。

我出生在大别山区一个多子女的家庭，出生那年，父亲已经生育了六个女儿，为了能“传宗接代”，父亲还是决定与命运赌一把再生一个。那年父亲已经四十岁了。在一个凌晨的雨夜，父亲还来不及去请接生婆，母亲就将我生下来了。母亲下意识地看看是男孩还是女孩，看到是女孩之后，母亲默默拿起剪刀，剪断了脐带，用破布将我包起来放在一边，独自一人哭泣起来。父亲看到后，坐在踏板上默默地抽着烟，许久，站起来对母亲说，算了，别哭了，这也许就是命中注定，以后好好把孩子养大，别多想了。这是父亲第一次流泪。

父亲的话语不多，却用他的行动教育着我，谦和、善良，用自己的绵薄之力，去关爱需要温暖的人，付出的同时，也收获着快乐。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为一家九口人的生计，基本每天在外面奔波劳碌，很少能在家看见

他。在我的成长过程中，父亲似乎没有过问我的学习情况，为了生活他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与我谈心。我和父亲之间的爱，更多的是一种默契。初中毕业那年，我在没和父亲商量的情况下，直接报考了中职。到学校领取录取通知书的那天，班主任无意间说了一句话，说这孩子成绩这么好，不上高中、大学可惜了。回到家，父亲说，中职不上了，上高中吧！我说，我不想再看到你那么辛苦。父亲腾地一下站起来生气地说，就是砸锅卖铁也得供你读书。他又一次流下了眼泪。

父亲不善言辞，却始终将爱埋藏在心里。记得姐姐出嫁那一天，亲戚们都早早来祝贺，这些话父亲也许平时很喜欢听，那时却像刀子刺在心头。当迎亲的车子出发的那一刻，父亲说话开始哽咽，这一次的泪，有喜悦，也有不舍。

我曾经把父亲比作大树，我们是树上的小鸟，当我们累了、受委屈的时候就飞回来了，他永远是我们爱的港湾。父亲曾无意间跟我开过一个玩笑：“一个父亲可以养活他的七个女儿，但七个女儿却不一定能养活一个父亲。”我现在明白了这句话的意思，七个女儿都已长大，都有了自己的小家庭，陪伴他们的时间是有限的。

父爱如山，沉默、深邃。当我们回头的时候，爱一直都在。

## 夏日再续好时光

□ 黎晓东

午后时分，风敲击着窗户，暴雪、寒潮在人们毫无感知中袭面而来，惊动了我这颗惴惴不安的心。外面的景象完全没有了春的韵味。雪纷纷落下，白茫茫的一片，埋葬了叶子，盖住了荒草……我感知着支撑我生命的每一块肌体，都在吱吱地作响；我体会着疫区人民每一天的艰难；我想象着匆匆复工的路人在雪地里那打趔趄的脚步。心里念念：正值战疫情的关键时期，降雪、寒潮对疫情会带来哪些影响，该采取何种更有效的防护措施？

回眸这年末岁首，几多感慨，数不清的悲欢离合，看不完的五彩斑斓。无论过去的时光充斥着多少苦难，道是无情却有情，短短的经历仿佛可以窥探出这悲欢离合。不

经意间，手中的笔不知何时变得如此无力，笔尖竟撬不动嵌入灵魂里的每一个文字。

一线医护人员、一线保障人员，依然时刻牵动着每一个国人的心。疫情之中，有多少灵魂被煮沸，让那些坚硬的语言融化，有多少悲情的故事，在春天里留下亘古的痕迹。苍凉之后，那仅仅是一个个美丽的传说。

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春天过后，无论是少年、青年、中年都要不负岁月的期盼，斗志昂扬，用全新的姿态，奋发向上的勇气去迎接岁月的挑战，共赴美好明天，再续山河好时光！

2020，且行，且努力！